



將良憶寒天暮歲

民國一〇九年一月二日，前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搭乘直升機深入偏遠山區，慰問基層雷達部隊官兵，不幸失事，因公殉職，噩耗傳來，舉國震驚；公奠儀式由總統親祭，新聞媒體大篇幅報導，表揚其嘉言懿行；國防部並編印「雄鷹丹心」紀念集，以資永垂。

筆者何其有幸，自民國一〇五至一〇七年，有三次機會體驗他平凡中的偉大，可以作為見證。

初次相見 如沐春風

我家三代軍人，長子嵩山陸軍官校畢業，歷任排、連、營長而晉任上校軍階後，意外分發至空軍司令部服務，為軍旅生涯留下奇特而又美好的回憶。原來空軍文風甚盛，官兵皆能發揮所長，自由創作。嵩山在此環境下勤練書法，參加一〇五年度空軍藍天美展，初試啼聲即榮獲書法組金鷹獎（第一名）。

頒獎典禮在國父紀念館舉行，由司令沈一鳴上將主持，他蒞臨會場時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騷動，而是由評審老師陪同，緩步徐行至每件得獎作品前，駐足仔細觀賞，並對得獎人及家屬握手慰問寒暄，非常親切，筆者父子當然也不例外，初次相見即如沐春風。

再次相逢 榮耀共享

空軍在沈司令領導下，就像一個大家庭，不分軍種階級，彼此打成一片，嵩山在工作上十分愉快。自藍天美展獲獎後，加深沈司令對他的認識，每次巡視，溫馨垂詢家庭及生活狀況至詳，並鼓勵他將書法造詣更上一層樓。民國一〇六年國軍舉辦第五十一屆文藝金像獎競賽，嵩山以書法作品代表空軍參選，竟在高手如雲之中脫穎而出，奪得冠軍。

頒獎典禮

禮在國防部大禮堂隆重舉行，由參謀總長李喜明上將率同三軍司令主持，家長、來賓、新聞記者應邀觀禮。

行禮如儀後舉行茶會，沈司令一眼便發現筆者雖在人羣之中，他主動趨前握手致意，盛讚嵩山為空軍爭光。事實上，嵩山有此成就，乃因空軍提供優良環境，尤其是沈司令的鼓勵，榮耀應由彼此共享。

三次相聚 寶主盡歡

空軍司令部於一〇七年春節舉辦聯誼活動，筆者父子均在受邀之列，蒙沈司令親自接待，在閒話家常中，知其雖然公務繁忙，仍學而不倦，博覽羣書。他特別邀請筆者與他共同為寫聯活動開筆，真是榮幸之至；只見他在備好的斗方紅紙上揮毫寫出大大的「報」字，工整嚴謹，字如其人；筆者則接著用行楷寫「國」字，略顯潦草，自覺相形見绌，然而兩人「報國」之志不約而同，由此可見其能文能武，儒將風範，名不虛傳。

沈司令於開筆後，致贈筆者感謝狀，並即席致詞，特讚揚筆者先父俠軒公對抗戰的貢獻，足證他對官兵的家世也瞭若指掌。活動結束後餐敘，沈司令拉筆者比肩而坐，備受禮遇。話匣子打開，勾起一段陳年往事：抗戰期間筆者在西安就讀小學，課本中有「飛鷹！飛鷹！我們是中國的神鷹，飛到大阪、橫濱，飛到神戶、東京……」適逢空軍幼校招生，掀起青少年投效空軍的熱潮，可惜筆者級別太低，不能報名，引為憾事。餐敘至為愉快，盡興而散。

沈將軍前途似錦乃意料中事，果然未久即榮升國防部副部長、參謀總長，奈何天妒英才，將軍殞落，痛哉！惜哉！韶光易逝，又是歲暮大寒時節，憶往事思良將，不禁黯然神傷；沈將軍殉職轉瞬兩週年，謹以此拙文表達深切之懷念。

【作者速寫】高雙印，抗戰將領高俠軒之子，民國三十九年入伍，歷任連長、營輔導長、軍訓教官，七十八年上校退伍。

國軍文藝金像獎頒獎典禮上，沈一鳴上將（中）盛讚高嵩山（右）為空軍爭光，令作者高雙印（左）與有榮焉。（圖／高雙印）



郭餘才士官長曾當選國軍政士，家人至今引以為榮。（圖／郭慶珍）

忠實的弟兄

去年五月在《榮光雙周刊》二九九期，我寫了一篇短文〈保家衛國 父親展現黃埔軍魂〉，以紀念父親龍鳳公。出刊後，一位九十歲的榮民喻伯伯，透過編輯先生找我，他想和我們兄弟姊妹說話；於是，我立刻請大弟智慶和他聯絡，以及用臉書拜訪他，在談話之後才知道是父親的老弟兄，六十多年沒見了，因為他程度好，父親培植他讀書考上軍官，調職後離開了，所以我一時想不起來。

父親原屬陸軍部隊，民國三十三年，參加滇西松山戰役，擔任砲兵連連長，用的武器是小山砲；民國三十八年部隊來臺之後，因空軍成立防空砲兵，四十九團改編為空軍防空砲兵九團，成為空軍地面部隊，執行防空任務。

四十七年八二三金門砲戰時，父親是空軍防空砲營副營長，主要武器是高射砲。在大陸時期，父親就帶這個連，翻山越嶺，漂洋過海，來到臺灣，還是帶這個連，前後超過

十年，像帶子弟兵，大家是一家人，很親切的。

八二三金門砲戰之後，父親退伍，他常去高雄三民區看望老營長何志武伯伯，通常會帶我一起去，向老營長鞠躬。後來我在陸軍服役，在軍中遇到老團長張爾耕伯伯，他的



兒子是張進忠學長；父親很高興地說：「親愛精誠，老九團集合了！」對連上同僚，父親稱呼他們「弟兄」，後來是「老弟兄」；他們稱呼父親「連長」，後來是「老連長」；稱呼母親「連長太太」，有時候簡稱「太太」；我們這些孩子都稱呼他們「叔叔」。

防砲連是分散營區，經常換防，我們家於是跟著跑，住在營區旁邊民宅時，父親的弟兄們經常來家裡幫忙，就像自家人，如有人調差離開，大家都依依不捨。

在我印象裡有五位老弟兄常來我們家，如熊吉同叔叔、廖龍生叔叔、趙美華叔叔、陳子敬叔叔和周以文叔叔等，其中熊吉同叔叔和趙美華叔叔，常在部隊休假期時來我們家，幫忙做家事、刷漆、整理花木、打掃等，做完就回部隊。我在軍校畢業時，熊叔叔要我的軍裝照，放在

作者劉智群（前排左二）家族和他父親劉龍鳳（前排左三）的老同袍，感情深厚。（圖／劉智群）

皮夾隨身攜帶，我知道我成為他們的期望——回大陸老家的期望！

還有兩位老弟兄，喻德文叔叔及余富家叔叔，很早就離開我們，以致對他們沒印象，不過，父親和母親常談到他們，懷念他們。記得父親曾說：「喻排長，人聰明，程度很好，英文又講得好，派到各單位工作都做得很好，到過美洲、歐洲等地區工作，發揮很大的作用。」

現在我知道，喻叔叔退伍之前，是中校教官，曾長年外派美、歐及非洲多國，功績斐然。

父親說這些老弟兄各個都是忠實的幹部，對長官忠心耿耿，做事實實在在，他們一輩子很辛苦，但從不叫苦、不埋怨，人生只是犧牲奉獻，有永遠的忠貞精神，「老連長以你們為榮，永遠懷念你們，祝福你們！」

【作者速寫】劉智群，中正理工學院六十三年班電機系，通訊碩士，微波天線博士，曾任中正理工、健行科大與中央大學教授。

嘉義空軍眷村 人才濟濟

嘉義有兩大空軍眷村，一是白川町眷村，一是東門町眷村，高階軍官及飛行員住的是大門日式平房，低階士官兵住的都是臨時起造的泥作瓦房，那是一段等待反攻大陸的日子，每戶人家只擁有一間居室，廚房二戶相連，共用一間，戶外空間很大，孩童們在此戲耍穿梭，也是後來家戶人口逐漸遞增後，難得的擴建空間。

眷村子弟人才濟濟，大多數子承父業，足跡遍及陸、海、空軍，其中多人晉升高階將領、社會人士。知名電視製作人王偉忠的父親王志剛先生，生前也活躍於眷村，是東門町志航里里長，也是村子裡婚喪喜慶出謀劃策的高手。

眷村裡南腔北調，各異其趣，異中求同，相輔相成，團結一致。房舍雖然簡陋，但沒有人有怨言。對於日常生活必需品：大米、白麵、柴、米、油、鹽都有配給，且絕對足夠。小病小痛有診療所，大病大病有空軍醫院、三軍總院；就學有就學補助，能念得多高，政府就供你多高。雖然沒能完成反攻大陸，還我河山及戰士授田的原始目標，但大小眷村都獲得改建，要錢的給錢，要房子的給房子，如今三軍官兵齊聚的另類眷村，就是座落於嘉義精華地段的經國新城，擁有庭園洋樓，美輪美奐，這一切都令我們終身緬懷，更是我們家族聚會永不厭倦的話題。

如今國家富裕了，社會不斷往前邁進，處處可見高樓林立，車水馬龍，而我們這個世代的眷村子弟卻有著莫大的失落感，眷村長輩多已不在，那懷念中的少年時光怎麼也尋不回了。

再談家父郭餘才先生，自隨軍來臺後，一直任職於嘉義空軍四五五聯隊第四大隊，



郭餘才士官長一生所獲勳章已裝裱裝框，供袍澤評鑑，子孫留念。（圖／郭慶珍）

編按

何謂「國軍政士」？綜合早年的總統訓詞、新聞報導及《警聲雜誌月刊》一〇三年第三〇五期，由江宗洋先生投稿之「考上國軍政士記」一文，大致可看出脈絡：

國軍政士是自軍中選拔的政治性論文、演講高手，經部隊栽培，參加「政士會試」獲得錄取，由參謀總長授予「國軍政士證書」暨獎金；總統也授予「績學二等獎章」，核發獎章執照暨獎金。據總統蔣公於民國五十二年對國軍英雄政士的訓詞指出，英雄政士回到部隊後，要發揮帶頭示範作用，影響三軍官兵，爭取復國戰爭的勝利。這是極大的使命及榮譽，以第十七屆國軍政士為例，即在臺北火車站前接受五千人歡迎，再由樂隊前導遊行；繼由國防部長設宴款待；元旦時，全體英雄政士在臺北市中山堂前與總統合影，再至中山堂光復廳參加總統主持的團拜，由總統為英雄政士配戴獎章，並由總統點名召見，及與總統一同團餐。

【作者速寫】郭慶珍，榮眷，生於東門町眷村，兄弟四人，三人從軍，一人從事教職。先生是白川町長大的眷村子弟路明，民國八十二年上校退役。